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五十三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五

坊記

坊與防同水隄也篇中雜引孔子及六經之言皆以禮防民之義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此言君子以道坊民乃一篇之綱也辟讀為譬子孔子也子言之君子之以道治民也譬則水之有坊與夫人情易流而仁義每苦於不足道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而民猶且踰之故君子有禮以坊其德有刑以坊其淫有命以坊其欲案命者天之教令也命以坊欲即孟子性也有命焉之意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此言爲民貧富之坊也約猶窮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子云小人無道以安貧貧斯氣歉而約無德以守富富斯氣盈而驕約斯苟得而爲盜驕斯犯上而爲亂此皆人之情而禮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雖富而不足以驕雖貧而不至於約雖貴而不慊於上故亂於是乎益亡

案先王之法田里有制等威有辨所以杜亂萌者豫

矣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此亦言坊民貧富之情也貧而好樂論語無好字衆謂家族衆盛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毒螫蟲也都城都邑之城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子云人有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衆而能安寧

者天下其不多見矣詩云民之欲亂有寧爲荼毒之
行而不恤者故先王之制大國出車不過千乘卿大
夫之都城不過百雉其家之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
可謂嚴矣然其弊也諸侯猶有倍畔者案古人引詩
多斷章取義今第依文解之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
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此言禮之坊民也子云夫禮也者所以章其似同而

異之疑別其似明而隱之微以為斯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而不相陵衣服有別而不相淆朝廷有位而不相越則民興於讓而靡所爭矣葢禮達而分定故民有遜心易曰履和而至即此意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此亦言章疑別微之道也詩逸詩也盍旦即鶡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子云臣之於君未有不統於一者是故天無二日則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則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於楚越之王則外之書卒而不書葬禮君不稱天以避天子大夫不稱君而稱主以避國君恐滋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之鳥欲反晝夜之常人且猶惡之又況於臣之欲犯上

者乎子云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君之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而亦不同服者示民無混淆之嫌也以此坊民而民猶或有以同姓而弑其君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此言辭受之坊也食祿也浮溢也子云君子於爵也辭貴而不辭賤於祿也辭富而不辭貧則能廉且讓

而亂於是乎益亡故君子與其過乎分而使食浮於人也寧不及乎分而使人浮於食案人浮於食即辭富居貧之意言貧富則貴賤可知蓋古人之處富貴恒有懼心焉故每食無餘不失為賢者而素餐之誡詩人所為咏歌以見志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亡

此言人情之難坊而上之不可不讓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已終也子云下之爭應化於上之讓而有未易言者如觴酒豆肉讓其美而受惡所以老老也而民猶至於犯齒衽席之上讓其上而坐下所以貴貴也而民猶至於犯貴朝廷之位讓其貴而就賤所以尊君也而民猶至於犯君況又可不率之以讓乎詩云凡人之不善者相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始於受爵不讓而終至於亡其身此可以為戒也方氏慤曰禮

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袵席以犯貴言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此言教讓之道也子云君子惟不驕能貴人而賤已惟不爭能先人而後已則民於是乎作讓故稱人之君尊之曰君自稱其君謙言曰寡德之君陸氏佃曰引此者著於君尚如此其他可知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此言以仁厚之道坊民也身没國事曰死為國事而出亡在外曰亡詩邶風燕燕之篇先君謂衛莊公畜詩作勖寡人莊姜自謂子云君有利禄及人能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化於仁厚而不偝能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勉於忠義而可以託詩云惟先君之思以

勛勉寡人此其義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偝棄其死老弱號呼而無所控告者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此言舉善以勸民之道也貴人謂貴有德之人子云有國家者貴德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興於讓尚能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藝故君子務實而常約言小人務華而常先言案約言云者謂非口惠而實不至

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言為上者之貴乎同民也詩大雅板之篇子云上施政教必先參酌乎民言則合於人心所同然下咸戴上而有如天之所施矣若上不酌民言則或拂於理而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是慢乎上而亂也故君子

本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必重詩云古之賢人有言詢及於芻蕘之賤者蓋民心至愚而公所謂清問下民者此矣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争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此言讓善引過之道也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

體又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度謀也詩作宅子云君子有不矜不伐之徳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稱已則民於是乎不爭抑非特不爭而已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稱已則怨於是乎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其體兆無凶咎之辭是可以見不爭不怨之意也且又非特亡怨而已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稱已則民於是乎讓善詩云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是鎬京志已先定乃決之於龜而武王遂築成之是臣之歸

美於君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言為臣子者讓善引過之道也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大誓亦周書子云為臣者善則推以稱君過

則引以稱己則民於是乎作忠君陳曰爾有切於事之嘉謀合於道之嘉猷入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凡此謀此猷皆我君之德於乎有臣如此是為良臣而君之名亦顯哉子云為子者善則推以稱親過則引以稱己則民於是乎作孝大誓曰予若克紂非予武功實惟朕文考無罪紂若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實惟予小子無良案讓者禮之實也書稱堯德曰允恭克讓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而況為臣子

者乎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此言人子繼述之孝也弛猶棄忘也高宗本非書篇之名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言乃讙見周書無逸篇讙與歡同本作雍子云惟君子為親者諱而善則歸親故弛棄其親之過而敬述其美於父之沒至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斯可謂孝矣書有云三年其惟不

言言則天下皆喜悦之此亦以見高宗之能守成也

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不應孔子自引論語因知皆

後人為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

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

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子

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

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此類言孝道也微諫幾諫也詩大雅既醉之篇匱乏也又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貌瘉病也書商書大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子云人子承順親命之時不可稍存忿戾之色父母有過則微諫不倦至於勞而不怨斯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事親之心無窮也子云人子誠和睦於父母之黨則親心克慰可謂孝矣故君子因欲致其和睦於是乎會聚黨族而

為燕食之禮詩云惟令善之兄弟能寛容而綽綽有
裕若不令之兄弟則交相為病此睦與不睦之異也
子云於父之執友止可以乘其車而不可以衣其衣
君子以推致其孝也子云人子於親能敬必能養若
僅云養而已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而將何以
辨子云父子不同所立之位所以别尊卑而厚其敬
也書云君之不君必至於忝厥祖則子豈可以慢其
親乎案不敬何辨與論語意同犬馬小人皆能有養

故君子以敬親為要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此言曲體親心之孝也戲謂如孺子言笑者子云人子當父母而在不自稱為老言所以孝於親而不言所以慈於子閨門之內可戲以致親之樂而不歎以啓親之憂君子以此坊民所以教孝者至矣而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者案子孝父慈各有其道至於

此薄而彼厚乃民情之流失非謂父不當慈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此言教民以孝之道也追孝猶言追養繼孝子云長民者在朝廷尊嚴之地而猶敬老誠以老之近於親也民於是乎感之而作孝而又必以身示教焉如祭祀有尸以象其生也宗廟有主以寓其存也皆以示

民有所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於無窮也以此坊民而民猶有忘其親者案程子謂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故必兼而言之示民有事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此言示民以敬義之道也祭器籩豆簋鉶之屬易既濟九五文辭禴祭祭之薄者詩大雅既醉之篇子云主人致敬於客則用祭器以饗食故禮主於敬君子不敢不及而以非廢禮亦不敢過而以美没禮覲於食禮主人親饋以敬客則客祭饌以敬主人若主人不親饋則客亦不祭且非特不祭而已君子之為客苟於其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之殺牛轉不如

西鄰之禴祭為能實受其福詩云君子之燕饗既醉以酒而又既飽以德以此示民而民猶有爭利而忘義者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此言祭祀之道也承奉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子云將祭之時七日散齊三日致齊奉一人以為尸過之者必趨走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俱設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薄在上而厚在下示民不貪淫於味也獻酬之時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而尸飲三然後主人獻賓而衆賓飲一尊者多而卑者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肉會宗族之昭穆而共為燕飲所以教民和睦也禮各

有義如此故堂上觀乎室中堂下觀乎堂上而無不當於禮者詩云禮儀盡合於法笑語盡得其宜其此之謂矣案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又尸以象神賓以助祭故於飲之多少以示上下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此言喪葬之禮也子云賓自外而入其禮每進以讓喪自内而出其禮每加以遠以喪禮言之浴則於中霤飯則於牖下小斂則於戶内大斂則於阼殯則於客位祖則於庭葬則於墓所以示漸即於遠也殷人既封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所以示民不偝其死也子云死者民之終事也禮宜求其曲盡反而

亡焉失之矣故弔從吾周以此坊民則送終之禮備矣而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所謂每進以讓者如此此以賓禮起喪禮下故不復言賓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没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此言追孝之道也魯僖公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明年春里克弒其君卓子子云

人子居喪升自客階受弔於賔位而不忍遽代父為

主人者所以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

未敢以君位自居者所以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之

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而

子猶有弒其父者案升自客階受弔於賔位鄭注在

反哭之時據既夕禮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是也未沒

喪不稱君卓子弒於獻公卒之明年而書其君卓據

春秋傳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是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此言事君父之道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鄭注二當為貳如左傳卜貳圉之貳猶副也子云為子弟者必孝以事其君弟以事其長示民不敢貳於君長也故世子有君不急於為政而謀仕惟時當卜筮君有故而已代之則命龜之辭得稱君之貳某而已夫人倫莫重於君父喪父斬衰三年喪君亦斬衰三年此可見忠孝一原而示民以不疑也父母在則人子不敢自有其身不敢自私其財此可見家無二

主而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至尊於四海之内無客禮亦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主人之階即位於堂示民以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雖有饋遺貢獻不及車馬示民以不敢專其財也以此坊民則子臣之道著矣而民猶有忘其親而貳其君者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争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

貴禄而賤行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也禮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而後以幣帛行其情也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子云古者相見之禮所爲必先於幣帛也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禄之義也若先財而後禮則民必貪於利無辭讓而遽行情則民必習於爭故君子於人之有饋者或有故不得出見則不視其饋而納之蓋不敢以當禮也易曰

不耕穫不菑畬取凶也必矣以此坊民民乃猶有貴祿而賤行者案易文本謂不於耕而計其穫不於菑而望其畬為无妄之意此則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無勞而食祿也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争利以亡其身

此言利不可盡之道也詩小雅大田之篇禾束曰秉
未束曰穧與今詩文小異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
也詩邶風谷風之篇葑菲菜名子云君子不盡利於
已而以遺其民詩云彼有遺餘之秉把此有不収斂
之鋪穧伊惟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以為利故君子仕
而受禄則不復稼田而取獸則不復漁食四時之膳
則不復用力以求珍羞大夫則不坐羊士則不坐犬
詩又云采葑采菲無并取其下體則德美之音無有

乖違而可與同至於死以此坊民民乃猶有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者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䕬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此言禮以為男女之坊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

析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子云夫禮本以節性而坊民之淫辨分而章民之別使無瞹昧可嫌之行以為民之紀者也故男女之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殆恐其無別也詩云伐柯將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將如之何匪媒必不得蓺麻將如之何必先橫從以治其田畝取妻將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以此坊民民

乃猶有自獻其身者案禮始於謹夫婦男女有別乃所以使人知自貴於物也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歸妹則凶而女歸則吉夫君臣朋友之際胥可於是而類推之矣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此言婚姻瀆亂之坊也吳大伯之後魯同姓子云取

妻不取同姓所以厚其别也故買妾若不知其姓則必卜之以此坊民而魯之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案注疏依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薨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去姬曰吳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孟子葢其且字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此言男女無别之戒也陽侯繆侯鄭云其國未聞子

云禮以別男女若非祭則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於大饗之時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自此而大饗遂廢夫人之禮案特牲饋食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使人攝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此言嫌疑之坊也子云寡婦之子若其行誼弗著見於當世則弗與之為友君子以避嫌而遠之也故朋友之交值主人不在非有喪病之大故則不入其門

以此坊民民乃猶有好色厚於好德者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此言遠色避嫌之禮也好德如好色鄭注此句似不足漁色謂内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如漁者之捕魚而無所擇也子云人之好德能如好色之誠則其德進矣諸侯不内取於國中以漁色故君子必遠色以為民紀如男女授受則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而微備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則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於夜而哭婦人有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所以疾與疾之所在也以此坊民民乃猶有淫泆而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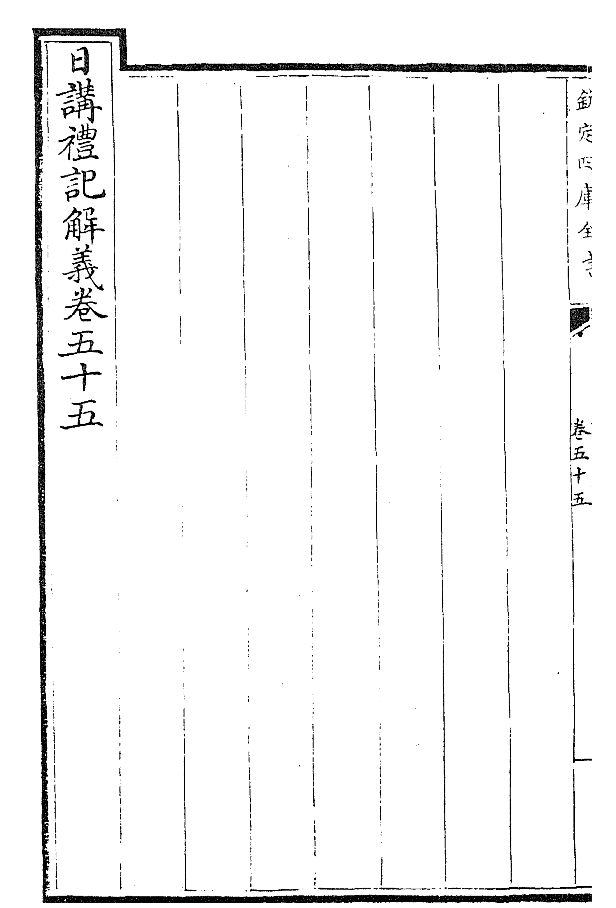
於族者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此言親迎之坊也舅姑女之父母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承進也子女也

子云古者昏禮壻親迎之日見於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戒之曰夙夜無違命又曰無違宫事皆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而婦猶有不至者案不至或謂親迎

而女不隨至鄭氏則云不親夫以孝舅姑謂於婦事有不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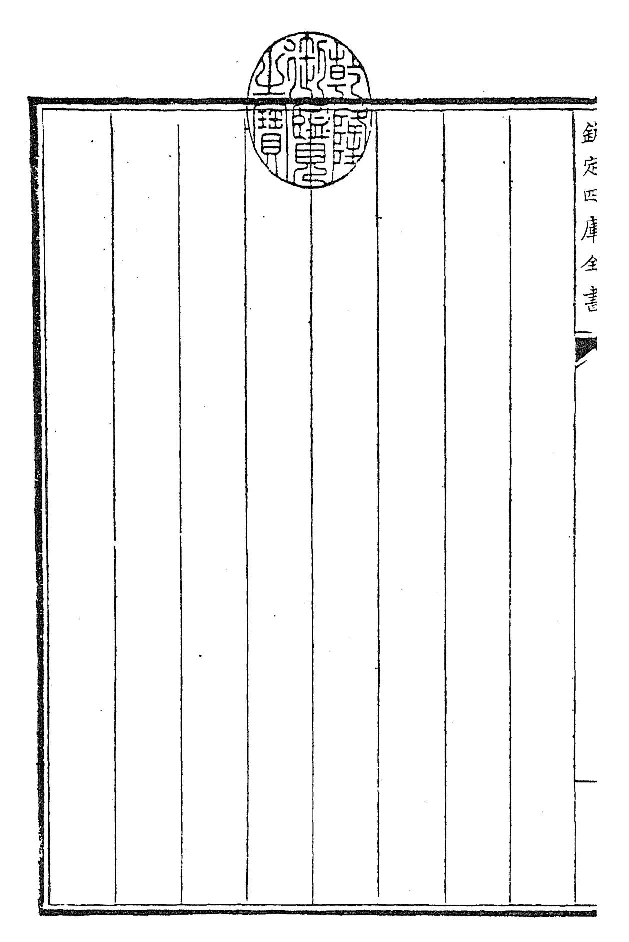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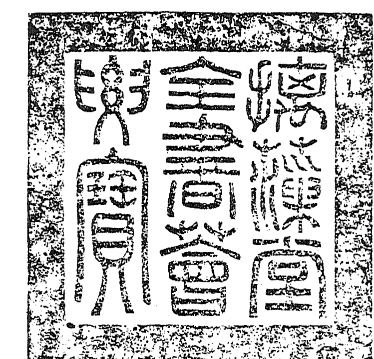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四第十二頁前八行席則有上下刋

本席訛階今改

卷五十五第四頁後五行則亂益亡刋本益訛盛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六至五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五十四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六

中庸

朱子章句

表記

名曰表記者鄭氏謂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昔

孔子以言立教而天下萬世皆取法焉方氏慤曰篇

中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畧稱子曰者四十

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

信

此言君子之德之有本也子昔周流不遇乃推本於

修德而言之曰道不行矣吾其歸乎夫君子之心常

存畏敬其隱而顯也蓋有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

而信者夫亦容於内治而已矣案隱而顯即不顯亦

臨之意孔氏以為道德潛通聲名顯著者非是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此言君子檢身之道也甫刑即呂刑周書篇名躬書作身子曰君子之修身有要故動容貌則不至失足於人正顏色則不至失色於人出辭氣則不至失口於人夫然故君子之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能敬恭戒忌自無有可擇去之言在躬蓋言

謹也案此承上節而言以敬以義聖學之始終備矣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此言行禮有文質之異宜也裼襲見曲禮子曰君子之於裘服或初裼而後襲或初襲而後裼未嘗相因而不改也欲民之審於節文而無相瀆也案聘禮初行聘時賔襲執圭聘訖受享時賔裼奉束帛加璧盖行享執璧亦是玉於是裼衣者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也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賔賔禮重則襲而後受主

是賓介亦裼襲不相因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此言祭與朝之宜慎也子曰祭極敬乃所以交神不可繼之以樂而散其誠朝極辨乃所以定分不可繼之以倦而紊其節此惟終始如一者能盡禮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此言君子行己之善也子曰君子之謹慎即以辟禍篤實即以不揜謙恭即以遠恥皆能修己者所自致

也張子曰篤實自有光輝如何可揜鄭注訓揜爲困迫與辟禍遠恥是一類

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此言君子主敬之功也偷謂苟且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子曰敬者德之聚也君子惟外莊内敬則檢攝容而日强若内安外肆則坊閑廢而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之暫使其躬儳焉而如不終日者誠欲制外以養

其中也榮莊敬日強二語至為精粹與丹書敬義之
旨相發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此言朝祭之胥不外於一敬也見君謂外臣若內臣
常朝不擇日月子曰朝祭禮之大者將祭必三日齊
七日戒而後可以事鬼神將朝必卜筮擇日月而後
可以見君皆恐民之或有不敬也案玉藻將適公所
宿齊戒周官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

蓋互言之而義相備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此言人情之蔽於所褻也疑有闕文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若狎侮乎人至於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也叅書云德盛不狎侮匪徒以辟禍也而所以守身者在焉矣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此言交際之宜敬也易蒙卦辭子曰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則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贄之禮無禮則不相見也盖辭以明謙贄以著敬皆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童蒙之求教必誠敬如初筮斯告之以治其蒙若如再三筮之瀆慢則有不必告者是交際之不容相褻也審矣呂氏大臨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贄

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此言仁義禮之為用大也報注謂禮也子言之仁也者主於愛而莫不仰之是天下之表也義也者主於辨而莫不畏之是天下之制也報也者主於往來而莫不安之是天下之利也案天下之表如云建其有極也夫聖人者能以天下為一家亦仁而已矣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此申言報者天下之利之意也詩大雅抑之篇太甲商書篇名子曰報以稱其所施也必以德而報德則民有所勸而務於施德必以怨而報怨則民有所懲而不敢施怨詩曰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太

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安寧而必報乎后后非民無以辟於四方而必報乎民皆此義也惟人情易失其平而末世恒趨於薄子故曰苟以德而報怨雖不足以有所懲而衆將德之則猶寛身之仁也若以怨而報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則是刑戮之民也陳氏澔曰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孔子之言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此申言仁者天下之表之意也置猶立也子曰人情不能無所為而為若其無欲而自然好仁無畏而自然惡不仁者求之天下一人而已矣故君子議道必自己務全乎所性也而置法則以民不強其所不能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

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此言為仁者之等也鄭注謂道有至下脫一有字

曰仁有三與仁同其事功而每異其情實故人有與仁同功而不必本於情者其仁尚未可知也必與仁同過而情不可以偽為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性之而安仁知者反之而利仁畏罪者假之而強仁此正

功同而情異者至於道之當然為義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夫仁義之相須如左右手仁者人之心而道者義之迹也厚於仁者薄於義則人愛之而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則人畏之而尊而不親以其有所倚焉故也是故道有至焉有義焉有考焉安仁者得乎至道而可以王利仁者得乎義道而可以霸強仁者得乎考古之道而亦可以為無失道不同而仁之分量亦判矣𥘉仁無所不統故曰知者利仁又曰義

道以霸也厚於仁厚於義猶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矣既曰仁有三又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者所謂合而言之道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此言仁之所發有淺深而效亦有近遠也率循資取

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芑草名仕事詒遺烝君也
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皇詩作遑暇
也子言之仁以推恩而各有其數義以制事而各有
其長短小大如有可惻之事感於外而中心不勝其
憯怛是視人猶己而為愛人之仁也循古人之法而
勉強行之是取人以為善而為資仁者也詩云豐水
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蓋有事於詒孫之謀而以
燕安翼輔其子惟武王能盡君道哉是為數世之仁

故所及者遠也國風曰我今且不見容何暇憂及後世是為終身之仁故所及者近也案中心憯怛即安仁利仁之意率法而強之即強仁之事呂氏大臨曰言仁而及義者仁之數亦義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此言仁道之難盡君子之責人宜恕也子曰仁統四

端兼萬善其為器也至重與人俱生相為終始其為
道也甚遠舉者莫之能勝行者莫之能致是體事而
無不在而取數多者仁也欲全體不息以免於仁者
不亦難乎是故君子苟以義之盡者度人而欲其能
勝能致則難乎為人若以人望人則就其所舉所行
而其中之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此言君子當自勉於仁也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儀度圖謀也小雅車舝之篇景行大道也俛焉勤勉之貌子曰人固有中心安仁而舉之能勝行之能致者求諸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之在人其輕如毛似為易舉而民實鮮能我今從而謀度則克舉之者

惟仲山甫耳葢其全體自盡雖相愛者莫能助之是可以見安仁者之難得也小雅曰高山為人之所仰景行為人之所行夫子讀而賛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其立志而鄉道而行或竭才而中道而廢是忘乎身之既老而不知將來年數之不足也有俛焉而唯日孳孳直至於斃而後已者此亦庶幾乎任重而致遠矣案安仁者不可以強而能而好仁者可以勉而至

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天壽不貳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此言成己之仁以示當勉之實也情誠實也詩大雅抑之篇子曰仁之難成也久矣惟人人皆行私意而失其所當好故仁者雖有過而亦易辭也子又曰人得乎行仁之資即可為寡過之法如恭則不侮而近於

禮儉則不奪而近於仁信則不欺而近於情果能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亦不甚矣夫恭足以寡過情可以取信儉易以自容以此而猶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所當致力於此以漸進於成德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

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此言成人之仁之道也愧人我愧之也愧恥彼自愧也小雅何人斯篇遂猶成也德在於内行接於外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鶘也俗名淘河子曰仁之難成也久矣唯有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聖人之制行以立教也不制以己而欲使人盡與能使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及者有所愧恥以行其立教之言而又謹禮以節之惇信以結之著於容貌以文之辨於衣服以

移之資於朋友以極之欲民之壹志於仁不至於成焉不已也如此而猶有不為仁者詩云是豈不愧於人乎不畏於天乎夫所謂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何也誠以飾於外者必本於内是故君子既服其服則必文之以君子之容既有其容則必文之以君子之辭既遂其辭則必實之以君子之德是故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辭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而必悉求其能稱是故服衰麻

之喪服則必有哀色服端冕之朝服則必有敬色服甲冑之戎服則必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之上竊魚以食而未嘗濡其翼與彼其之子竊位而居不克稱其服者何異然則小人之所安為君子之所恥也必矣陸氏佃曰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呂氏大臨曰人人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

則仁不難成矣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此言義道之公乎天下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合貴與賤莫不率由而皆有事於天下如天子至貴必親耕籍田供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法之未有不各勤其職以輔事於天子者粲傳曰小人勞力其為義也固也先王之世臣不虛榮而主不虛貴貴

賤皆有事於天下所以為治之至與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

此言以下事上之義惟聖人為能盡也役猶為也得之不得猶言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自由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盛貌葛草名藟葛類施移也枚曰條榦曰枚回邪也詩大雅大明之篇懷来也子曰為純臣者知有君而不知有身故下之事上也雖有覆庇斯民之大德曽不敢有君臨乎斯民之心則洵乎盡忠於君而仁之厚也是故君子務恭儉以求為仁信讓

以求為禮事雖已就則以為臣分而不自尚身雖已顯則以為君恩而不自尊儉於位寡於欲而務讓於賢卑乎己而尊人小其心而畏義以是而求事君得之亦由是不得亦由是以順聽天命詩云以莫莫之葛藟而施于條枚以凱弟之君子而求福不回此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而止於仁有事君之小心而止於敬詩云惟此文王能小心恭敬明事上帝初非有所倖邀而自能聿來多福此所以

厥德無邪而受四方來附之國也案文王之事君也一如其事上帝所以為德之純也舉文王而舜禹周公可知皆以聖人而處君臣之疑故夫子特揭其心以立教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

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此言名行相副之義也壹專惠善也子曰先王之法有謚以諱其名而尊之而必節取以壹其惠者誠恥夫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之為臣不自張大其事不自崇尚其功以求處乎情實過高之行不敢率循以求處乎篤厚於人之有善有功務彰而美之以求下乎賢人此皆自畀而不居其名之事然名勝者恥實勝者善是故君子雖自畀而民則愈敬尊之子曰

有如后稷之於天下其教民稼穡之為烈也豈一人之手足所能及哉其心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不過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案節以壹惠若文王為文武王為武是也後世虛文勝而謚號益繁非古意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六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七

表記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此言仁天下之道尊親兼至之為難也詩大雅泂酌之篇命教令也子言之仁無所不愛而又非偏於愛也君子之所謂仁者不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凱之為言在乎強教之驅以道而成民性弟之為言在乎說安之撫以恩而得民心此其實非有

兩事也蓋和樂而不至於荒有禮而不失其親威莊而行之以安孝慈而主之以敬故凱弟交盡使民有父道之尊有母道之親必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夫父之親子也親賢而賤其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於無能則憐之母主於慈故親而不尊父主於嚴故尊而不親推是言之水之於民也以其懦而狎而玩之故親而不尊火以其烈而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以

近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天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顯而易見故親而不尊鬼幽而難測故尊而不親君子所以貴乎兼之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静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

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此言三代尊親之異也喬如字亢直之貌舊讀曰驕用爵列如賞有九命之差罰有八辟之議之類子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之道尊重命令事鬼敬神而遠之務在近人而尚乎忠焉是其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惟有親而不尊者故其民之敝則見為惷惷然無知而愚喬喬然自負而野朴率

自將而不文殷人從而矯之尊神而率民以事神是

其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惟有尊而不親者故其民之敝則見為流蕩而不靜好勝而無恥周人又從而矯之尊禮而尚施與亦如夏之事鬼敬神而遠之務在近人而尚乎忠焉是其賞罰無所先後一以爵列之高下為凖惟有親而不尊者故其民之敝則見為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大言不慙賊害而蔽於理案三王之治至矣而猶有敝焉何也程子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是在乎善法

先王者師其意而已矣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此申言三代治民之異也窮猶盡也謂法制備具一說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子曰夏道尊命而未至於瀆辭唯其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故民猶未厭其親殷人以禮為後未至於瀆禮而已求備

於民周人則强民僅未至於瀆神而繁文備設則賞爵刑罰極於此矣槩古之為治者躬焉以化之政焉以處之無取乎瀆辭為也至於科條備而民多僞態則亦求備而大望於民之過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此言四代質文之異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立本無

殊而趨時則異如虞夏之道寛簡而責人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繁密而責人詳故不勝其敝是蓋於其文質之尚而知之子曰如虞夏之為質殷周之為文可謂至矣虞夏非無文而文要不能勝其質殷周非無質而質要不能勝其文故其各至者如此黄氏乾行曰質有二有從心而言者禮以忠信為質是也帝王之所同也有從事而言者此云虞夏之質是也帝王之所異也案殷本尚質而此言文之至者何蓋

視周爲質而視夏以上則文矣此所以爲殷周之文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静寛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此言大舜之盡君道也忠者愛民之實即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也利謂利民也恥費以費用為恥儉於自奉也實貨財也子言之君道貴於兼盡要莫過於有虞後世雖有起而王天下者虞帝誠弗可及也已矣其君天下也有天下而不與生既無所私為天下而得人死復不厚其子其子民也如父母然既有憯怛之愛又有忠利之教惟其親而尊故安而能敬威而能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其君子化之

尊仁畏義而不敢違則恥費輕財而不敢徇欲盡忠而不至於犯制義而能順乎理文明而沈静寛容而有辨是足以觀舜治之盛矣甫刑曰君徳有威而天下無不畏君徳有明而天下無不明非虞帝之盛徳其孰能至於此乎應氏鏞曰自庇民大徳而下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徳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

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禄不誣其受罪益寡

此言人臣宜重於始進也資憑藉也子言之事君者先以其言為資藉而後拜而自獻其身行所言以成其信是故君舉要而有責於其臣臣守職而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禄可以不誣而受罪因之益寡也案古

之用人者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故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成其信唐宋而下取士以浮文而治功亦絀矣

此虛與實之辨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此言人臣進言受禄之道也易大畜卦辭子曰事君者大言而入則可以立大事而望其有被天下及後世之利小言而入則可以立小事而望其有進一善

治一官之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以所利者小事不足以稱其位也不以大言受小祿以所利者大位不足以行其道也易曰大畜之君子當食祿於朝而不家食則吉此言而受祿之一證與張子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案此則舊注以利為祿賞者非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此言人臣當盡正直之道也自所由以進者小雅小明之篇靖治式用穀祿也以猶與也子曰事君者責難陳善而不下達正己格心而不尚辭始進必以其人否則弗以為進身之自小雅曰人臣能敬治其職事唯正直之人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呂氏大臨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己

以事君者也皆非所謂靖共正直者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此言人臣當隨分以自盡也尸主也邇近也宰冢宰大臣牧伯也子曰事君者不容以越位亦不可以曠官若遠於君而諫則是覬於見知而諂也近於君而不諫則是苟以自容而尸利也子曰邇臣在乎輔養君德是以獻可替否而守夫和宰主於表率朝廷是

以進賢退不肖而正百官大臣在乎共理天下是以有分土無分民而慮四方凡所以各效其職者如此

應氏鏞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言人臣當盡忠愛於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遐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子曰事君者欲止君之

失而諫不欲揚君之失而陳詩云我既心乎愛矣何不遂告之矣縱未即告將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案詩本為愛賢而作此引中心藏之以明不欲揚君過之意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此言人臣進退之道也違猶去也子曰事君者進必

以禮而見其難退必以義而見其易則人知自重賢不肖各得其分而位有序若易進而難退患得患失則亂所由生也故君子之相接三揖而後進一辭而即退所以豫遠亂萌也子曰事君者道不合至於三違而不遂出境則是實無去志而貪於利禄也要利即以要名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案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夫才德之過人者必於難進易退乎取之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此言人臣當敬慎而安於義命也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子曰事君者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故必慎於服官之始而敬於官成之終所以有序而遠亂也子曰事君者命制於天而義存乎我故可以貴可以賤可以富可以貧可以生可以殺而獨不可以使為亂周氏諝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不可使為亂所謂不失其正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言人臣盡職之道也辟讀曰避孰與熟通易蠱上九爻辭子曰事君者守義而非以自私故在軍旅不辟難在朝廷不辭賤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職守皆曠而亂之道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不敢以自滿而必慎慮而從之不得志亦不敢以自隳而必孰慮

而從之至於卒事則致為臣而退而已無利焉此臣道之厚也易曰惟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可以見事終而退之義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此言君命所繫之重也詩鄘風鶉之奔奔篇姜詩作彊賁詩作奔彊彊奔奔居有匹而飛相隨之貌人指

宣姜君謂小君言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而相從也子曰惟天子代天而治故凡秩叙命討一皆受命于天士則以事人為事凡所以致之民者又一皆受命于君故君命順乎理則臣有遵守而順命君命不順乎理則臣有匡捄而逆命詩曰鶉之奔奔鵲之彊彊然鶉之賁賁然猶不亂其匹至於人之無良既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為小君乎此可以見君命之當慎也葉氏夢得曰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此言君子不以辭為重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謂讒賊之言餤進也子曰言虛而行實君子之聽言也不

敢以其辭之善而盡信其為人也故世教盛則人敦實行而行有枝葉世教衰則人尚虛文而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苟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苟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而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人也如水小人之接人也如醴君子如水之淡雖無味而可久而交道以成小人如醴之甘雖有味而易變而交道以壞小雅曰讒人之言甚為甘

美使嗜之而不厭亂必有用是而進者此甘以壞之
證也呂氏大臨曰枝葉者幹之文天下有道則人致
文於行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案中庸曰淡而不
厭唯誠故淡也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唯僞故甘
也甘言而極之以盜是故修省言辭所以立誠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
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

此言君子好善之實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蓋念昭公之無依而作説讀曰税舍也息也子曰君子之善善也惟不徒以口譽人而必有其實則民相勸而作忠矣故君子問人之寒則必衣之問人之飢則必食之稱人之善則必爵之國風曰心之憂乎無依者至矣其將於我歸説乎此可以見忠實之意也案君子操爵人之柄而徒以口譽人則是善善而不能用也書稱帝堯之德舍己從人而又必曰野無遺賢者以

此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言君子重信之道也已之言止謂止而不諾也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顯也反復也謂踐言也子曰惟有其實之謂信若口惠而實不至則人怨之而菑及其身矣是故君子與其有輕諾之責

也寧有不諾之怨而猶不害其為信國風曰以言笑之晏晏成信誓之旦旦而曾不思其能反夫既踐言之不思矣其亦已焉哉吕氏大臨曰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此言君子當接人以誠也巧陳注當作考子曰君子

內外如一故不以容貌偽親乎人若情本疏而貌為親主於欺人而常恐人之窺己擬諸其類在小人則為穿窬之盜也與子曰凡與人相接者情欲其信辭欲其考則內不至無實而外不至無稽矣案口惠而實不至者心與口不相應也情疏而貌親者心與色不相應也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惟其誠而已矣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此言天子當敬以事天地也子言之王者父事天而母事地於是乎有郊社之禮自昔三代明王皆必敬事天地之神明於日與牲無非藉卜筮以為用而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於他祭祀則不犯素定之日月因不違乎所用之卜筮而卜筮又不可相襲凡以致其敬也案祭以卜筮為誠敬不卜筮為私褻故

擇牲擇日之屬皆必用之不犯日月如四時迎氣用四立之日之類張子曰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此申言祭用卜筮之義也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剛日柔日見曲禮祭祀之用卜筮者以大事前

期而定故有時日小事則臨機而作故無時日而有筮外事從陽故用剛日内事從陰故用柔日要皆不違乎龜筮也子曰由是則牲牷之物禮樂之陳齊盛之品無一不備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神人胥順也吕氏大臨曰大事有時日者時如啟蟄而郊及四時宗廟之祭之類日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有是時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若非時有所告及祈禱之類皆無定日必筮而謂之

也馬氏曰郊為外事而用辛社為内事而用甲者說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内似得之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此言古人祭盡其誠而澤垂於後也富猶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子曰祭不惟其物惟其誠吾觀后稷之祀其先為物易備也主於敬而其辭恭無所求而其欲儉由是自然獲福而禄及於子孫

詩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即兢業小心庶幾其無罪悔以至于今世世相承而無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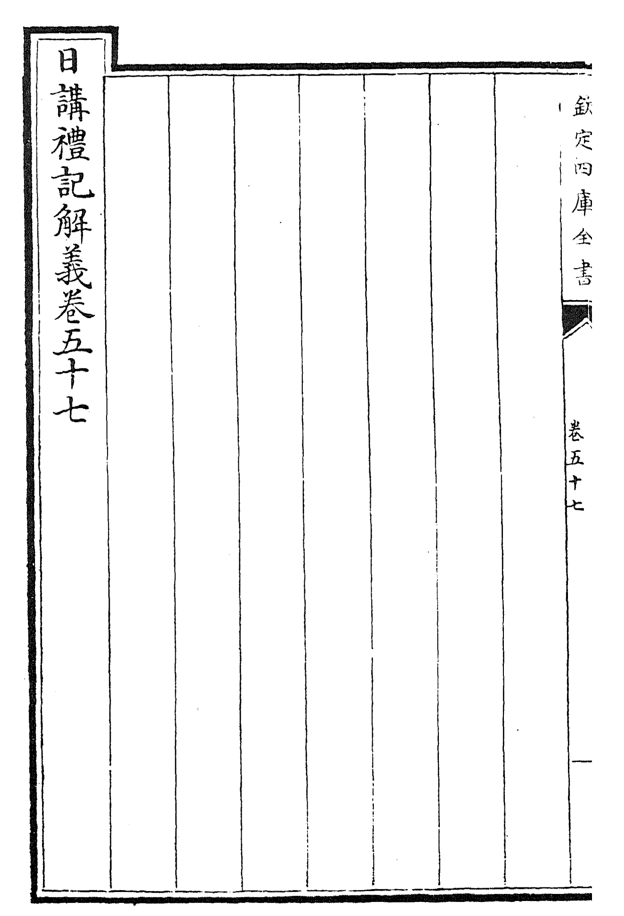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此言龜筴之器當嚴敬而因詳其用之辨也大人謂聖人守筮猶言守龜道路也子曰龜為卜筴為筮乃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其器當威嚴敬重而不可輕用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唯天子至尊則事皆用卜而

不用筮以龜重於筮也諸侯有守國之筮則事皆用筮而不用卜嫌同於天子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狩征伐出而在塗有事則筮明殺於在内也諸侯亦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於本國若非其國則不筮不欲啟人吉凶之疑也諸侯亦有用卜時茍非因國則卜宅及寢室欲慎於所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建國之初既得吉卜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吉可知也此可見器之當威敬矣孔氏疏曰天子無筮謂

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左氏傳曰國有守龜則諸
侯亦有龜也此不過就大畧言之耳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此言君子盡敬於己而獲效於人也君長指天子及
大國之君言子曰君子於其所敬則饗獻之禮不用
燕器而用祭器如天子之於諸侯大國之於小國皆
是也是以敬之所感莫不守其朝見之常期而不廢

日月謹其貢獻之禮物而不違卜筮於以敬事其君長焉是以上不至瀆於民下不至褻於上也案王者以義治天下則貴賤皆有事是也以禮治天下則上下交相敬是也禮主於敬故表記以是終始焉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七